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二回 藏珠符可護 貪色儼能誅

剛直應看幽顯馴，豈令驅鱷獨稱神。龍潛羅刹尊君德，虎去昆陽避令仁。

表折狐妖搖媚尾，劍飛帝子泣殘鱗。

憑將一點精忱念，鬼火休教弄碧燐。

吾儒幹主天地，何難役使鬼神？況妖不勝德，邪不勝正，乃理之常。

昔有一婦人，遭一鬼日逐纏擾，婦人拒絕他道：「前村羊氏女極美，何不往淫之。」

曰：「彼心甚正。」

婦人大怒道：「我心獨不正麼？」其鬼遂去不來。

此匹婦一念之堅，可以役鬼，況我衿紳之士乎？

則如唐郭元振為秀才時，夜宿野廟，有美女鎖於小室悲泣。問之，道：「村人把她來祭賽烏將軍，恐遭啖食，故此悲哭。」頃刻，烏將軍到來。

從人道：「郭相公在裡邊。」元振出來相見，乘機斷其臂，乃是豬蹄。天明竟搜得殺之，焚其廟。

又韓文公謫潮州刺史，州有鱷魚，常在水邊，尾有鉤，能鉤人去，到深水處食之。有老嫗子被□，□□□□(吃。訴於文公)。韓文公作檄文驅之。

次日潭水盡乾，鱷魚□□□□。□(竟自入海。宋)孔道輔為道州知州，州有野廟，要生人祭□，□□，□(聘，若不，就)烈風雨雹，擾害地方。他將死囚縛在廟中，見有□□(蛇從)神像後來，將食其人，道輔奮笏擊之，蛇逃入柱。道輔放火焚廟，燒死妖怪。

我朝林俊，按察雲南，鶴□(慶府)。見有一寺，每年要出金塗佛的臉。若不，便有風雹傷□(損)人田地。他道妖僧惑眾，竟架柴要燒佛，約有風雹□(就)住。竟被他燒燬，那得風雹？不惟省每年糜費，還得□(向)來金子，助國之用。這都是以正役邪，邪不能勝正。□(卻)是吾儒尋常之事。

更有我朝夏忠靖公，名原吉，字維喆，湘陰人。他未中舉時，縣中有個召紫仙姑的。□(他)在桃箕，會得作詩作賦，決人生死，指人休咎，卻不似如今召仙人，投詞時換去，因而寫幾句鶻突詩答應。故此其門如市。他有個友人易信，邀他去問。去時，正是人在那邊你拜我求。桃丫上寫詩寫賦時節。夏維喆一到，桃箕寂然，一連燒了八九道符，竟沒些動靜，夏維喆一笑而去。

去後，桃箕復動，道：「夏公貴人，將來官至一品。」

眾人道：「他來時原何不寫與他。」

道：「他正人，我不可近。」這是他少年事。他來由舉人做中書，歷升戶部主事、員外郎中，再轉侍郎。永樂中，升戶部尚書，相視吳淞水利。

還有一樁奇事。話說浙江有個湖州府，府有道場、浮玉二山列在南；卞山峙於北；又有升山、莫乾環繞東西；王湖苕霅四處縈帶。山明水秀，絕好一個勝地。城外有座《慈雲寺》，樓觀雄杰，金碧輝煌。寺前有一座潮音橋，似白虹掛天，蒼龍出水，橋下有一個深潭；

紺色靜浮日，青紋微動風。

淵淵疑百尺，只此是蛟宮。

水色微綠，深不可測。中間產一件物件。

似蟹卻無腳，能開復能合。

映月成盈虧，腹中有奇物。

他官名叫做「方諸」，俗名道做蚌，是個頑然無知，塊然無情的物件。不知它在潭中，日裡潛在水底，夜間浮出水上，採取月華。內中生有一顆真珠，其大如拳，光芒四射。不知經過幾多年代，得成此寶。每當陰天，微風細雨之際，他把著一片殼浮在水面，一片殼做了風篷，趁著風勢，倏忽自西至東，恰似一點漁燈飛來飛去，映得樹林都有光。人只說這漁船划得快，殊不知是一粒蚌珠。漸漸氣候已成，它當月夜，也就出來，卻見：

隱隱光浮紫電，瑩瑩水漾朱霞。金蛇繚繞逐波斜，飄忽流星飛灑。疑是氣衝岳底，更如燈泛漁槎。輝煌芒映野人家，堪與月明爭射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各舟看見這光起自潭中，復沒於潭中，來往更捷，又貼水而來，不知何物。有的道是鬼火，有的猜做水光。仔細看來，卻是個蚌，蚌殼中有一粒大珠，光都是它發出來的，燦人目光，不可逼視。彼此相傳，都曉得它是顆夜明珠，都有心思量它。湖州人慣的是沒水，但只是一來水深得緊，沒不到底；二來這蚌大得緊，一個人也拿不起，況是它口邊快如刀鉞，沾著它就要破皮出血，哪個敢去惹它？用網去打，總只奈何它不得，深只好看一看罷了。好事的就在那地方，造一莊亭子，叫「玩珠亭」。

常有許多名人題詠。只是它出入無時，偏有等了五、七日不見的。偶然就見的，做了個奇緣，但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珠中有火齊、木難、九曲、青泥各樣，這赤蚌之珠，光不只照乘，真叫做明月珠，也是件奇寶。不特人愛它，物亦愛它。

物中有蛟龍，它畏的是蠟，怕的是鐵，好吃的是燒燕，貪的是珠。故梁武帝有個杰公，曾令人身穿蠟衣，使小蛟不敢近；帶了燒燕，是它所好；又空青函，亦是它所喜，入太湖龍宮求珠。得夜光之珠，與蛇珠、□(鶴)珠石餘。蛟龍喜珠，故得聚珠。

湖州連著太湖、風渚湖、苕溪、霅溪、按畫溪、箬溪、餘石溪、前溪，是個水鄉，真個蛟龍聚會的所在，緣何容得它？故此，洪武末，革除年，或時乘水來取，水自別溪浦，平湧數尺；或乘風雨至潭，疾風暴雨，拔木揚沙，濃煙墨霧裡邊，常隱隱見或是黃龍，或是白龍，或是黑龍，掛入潭裡，半晌攪得潭裡如沸，復隨風雨去了。

一日，也是這樣烏風、猛雨、冰雹，把人家瓦打得都碎，又帶倒了好些樹木。煙雲罩盡白晝，如夜在這一方。

至第二日，人見水上浮著一個青龍爪。它爪已深入蚌中，將摘取其珠，當不過蚌殼鋒利，被它夾斷。龍負痛飛騰，所以壞了樹木，珠又不得，只得禿爪而去。卻這些龍終久要奪它的。

還有一日，已是初更，只聽得風似戰鼓一般響將來，搖得房屋都動。大膽的在窗縫中一張，只見風雨之中，半雲半霧擁著一個金甲神，後邊隨了一陣奇形異狀的勇猛將士，向東南殺來：

烏賊拿旗，鼉兵搥鼓。龜前部探頭瞭哨，鯉使者擺尾催軍。團牌滾滾，鼉使君舞著奮勇衝鋒；斧鉞紛紛，蟹介士張著橫行破陣。劍舞刀猷尾，槍攢黃鱗頭。妖鱗飛套索，怪鱷用撓鉤。

還有一陣蝦魚之類飛跳前來。這廂水中也煙霧騰騰，波濤滾滾，殺出三個女將，恰有一陣奇兵：

白蛤為前隊，黃蜆作左衝。螳揮利刀奏頭功，蚌奮空拳冒白刃。牡蠣粉身報主，大貝駝臂控弓。田螺滾滾犯雄鋒，簇擁著中軍老蚌。

兩邊各率族屬相殺。這邊三個女子，六口刀。那邊一個將官，一枝槍，哪當得他似柳葉般亂飛，霜花般亂滾。她三個三面殺將來，這一個左支右吾，遮擋不住，如何取勝？

妄意明珠入掌來，轟轟鼉鼓響如雷，

誰知一戰功難奏，敗北幾同垓下災。

這邊，蜺蛤之類騰身似炮石彈子般一齊打去，打得那些龜鼉縮頸、鯀鱗蜿蜒，金甲神只得帶了逃去。

地方早起看附近田中禾稼，卻被風雹打壞了好些，這珠究竟不能取去。這方百姓都抱怨這些龍，道這蚌招災攪禍，卻是沒法處置它。

其時永樂元年，因浙直、嘉、湖、蘇、鬆常有水災，屢旨著有司濬治，都沒有功績。朝旨著夏維喆以戶部尚書，來江南督理治水。他在各處相看，條陳道：「嘉、湖、蘇、鬆四府其地極低，為眾水所聚，幸有太湖，綿延五百里，杭州、宣、歙各處溪洞都歸其中，以次散注在澱山湖，又分入三泖入海。今為港浦雍閉，聚而不散，水不入海，所以潰決，所至受害。大勢要水患息，須開濬吳淞南北兩岸，安定各浦。引導太湖之水，一路從嘉定縣劉家港出海；一路常熟縣白茅港到江。上流有太湖可以容留，下流得江海以為歸宿，自然可以免患。」奉旨著他在浙直招募民夫開濬。夏尚書便時常巡歷四府，相度水勢，督課工程。

一日出巡到湖州，就宿在《慈感寺》中。詢問風俗，內有父老說起這橋下有蚌珠，常因蛟龍來取，疾風暴雨，損禾壞稼。夏尚書尋思，卻也無計。

到晚，只見鐘磬寂然，一齋蕭瑟，夏尚書便脫衣就枕，卻見一個婦人走來：

發覆烏雲肌露雪，雙眉蹙翠疑愁絕。

縵衣冉冉□(逐)輕風，司空見也應傷絕。

後邊隨著一個女子，肌理瑩然，燁燁有光：

燦燦光華欲映人，瑩然鮮潔絕纖塵。

莫教按劍驚投暗，自是蛟宮最出群。

夏尚書正待問她何人，只見那前邊婦人，愁眉慘目，斂袂長跪道：

妾名方諸。祖應月而生，曰蜺、曰蛤、曰蠃、曰蠓、曰蚌，皆其族屬，散處天下。妾則家於濟，以漫藏誨盜，有鷗生者來攫，輒搏執之。執事欲擅其利，竟兩斃焉，因深藏於□(碧)潭。昔漢武帝游河上，藻兼因東方朔獻女侑觴，蓋子女赤光也。既復家於此，堅確自持，緘口深閉，蓋有年所。唯有一女，瑩然自隨，容色淨潔，性復圓轉，光燦四射，燁燁逼人，火齊、木難當不是過。羞於自炫，同妾韞藏避世，唯恐不深，不意近邇強鄰，恣其貪淫之性，憑其瓜牙之利，覘女姿色，強欲委禽，屢起風波，橫相恐嚇。妾女自珍，不欲作人頑弄。妾因拒之，郎猶巧為攫奪。妾保抱雖固，恐勢不支，願得公一帖，可以懾伏強鄰，使母子得終老巖穴，母子深願！」

尚書道：「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。倘其人可托終身，何必固拒？」

婦人泣曰：「氏胎此女，原與相依，寧其沉淪，不願入人之手。」

後面女子也垂著泣道：「蛟郎貪淫，聚我輩無限，猶自網羅不已。妾寧自湛深淵，以俟象罔之求，不能暗投，遭人按劍，唯大人憐之。」

夏尚書夢中悟是蚌珠，因援筆作詩一首與之：

偷閒暫爾憩祇林，鈴鐸琳瑯和苦吟。

我老欲從猿作伴，惝恍卻有蚌傾心。

九重已見敷新澤，薄海須教奉德音。

寄語妖蛟莫相攫，試看剖腹笑貪淫。

書罷付與婦人道：「以此為妳母子護身符驗。」

婦人與女子再拜，謝道：「氏母子得此，可以無患，與人無爭矣！」

悠然而去。

夏尚書醒來，卻是一夢，但見明日在窗，竹影動搖，一燈欲燼，四壁悄然。自笑道：「蠢然之物，也曉我夏尚書。倘從此妖邪不敢為禍，使此地永無風雨之驚，乃是地方一幸。」想得蛟龍畏鐵，把鐵牌寫了些詩，投在橋下潭中。自此地方可少寧息。不知幾次來爭的，不是個龍神，卻是一條前溪裡久修煉的大蛟。它也能噓氣成雲，吸氣成雨，得水一飛可數里。又能變成幻相，累次要取蚌珠。來爭不得，後邊又聽得蚌珠在夏尚書那廂求有一詩道「妖蛟莫相攫」。「夏公正人，我若仍舊興雲吐雨，擾害那方，畢竟得罪。若就不去，反為老蚌所笑。它去賺得夏公詩，我亦可去賺得夏公詩，若有了夏公的手跡，這蚌珠不動干戈，入我手中了。」

此時夏尚書巡歷各府，自蘇州到松江，要□(相度)禹王治水時，三江入海故道。這夜宿在郵亭裡邊，聽得臥房外，簌簌似有人行的一般。

只見有一個魚頭的介士稟道：「前溪溪神見。」夏尚書著了冠帶出來相見。只見這神人：

烈燄週身噴火光，魚鱗金甲耀寒芒。

豹頭環眼多英猛，電舌雷聲意氣強。

他走向前一躬道：「某，溪神也。族類繁多，各長川瀆。某侍罪前溪，曾禮聘鄰女。不意此女奸詭異常，向尚書朦朧乞一手札。即欲親迎，借此相拒，乞賜改判，以遂宿心。」

夏尚書道：「所聘非湖州《慈感寺》畔女人乎？她既不願，則不得強矣！豈可身為明神，貪色強求？」

金甲神道：「聘娶姬侍，不特予一人為然。予於此女，誓必得之！如尚書固執，不唯此女不保，還恐禍及池魚。尚書不聞錢塘君怒乎？神堯之時，一怒而九年洪水。涇水之戰，一怒而壞稼八百里，大陸成池，滄田作海。只恐尚書，黨異類而貽百姓之憂耳。」

他意在恐嚇。只見尚書張目道：「聖明在上，□□(百神奉)令，爾何物妖神，敢爾無狀！昔澹台滅明，斬蛟漢水；趙昱誅蛟於嘉陵；周處殺蛟於橋下，其難脯爾乎？吾且止爾湖州茶毒之罪，當行天誅，以靖地方，以培此女。還不速退！」大叱。妖神憤憤而去。

夏尚書倏忽驚醒道：「適來是個龍神，它若必欲蚌珠，畢竟復為地方之擾，不得不除。」遂草檄道：

張官置吏，職有別於崇卑；抑暴懲貪，理無分於顯晦。故顯於國紀，即陰犯天刑，勢所必誅，人宜共殛。唯茲狡兇，敢肆貪婪。革面不思革心，贖貨兼之贖武。興風雷於瞬息，豈必暴姬公之誣；毒禾稼於須臾，自爾冒涇河之罰。雪茗飲其腥穢，黎庶畏其爪牙。咸思豫且網羅，共憶劉累馴狎。唯神東洋作鎮，奉職恭王，見無禮者必誅，宜作鷹鷂逐兔。倘有犯者不赦，毋令鯨鯢漏誅。一清毒穢，庶溥王仁，佇看風靈，以將威武。右檄東海龍神。準此！

□(寫畢)，差一員聽事官打點一副豬羊，在海口祭獻，把這檄焚在海邊。是夜，也不知是海神有靈，也不知是上天降鑒。先是海口的人聽得波濤奮擊，如軍馬驟馳，風雷震蕩，似戰鼓大起，倏忽而去。前溪地方住的但聽：

霹靂交加，風雨並驟。響榔雷雷馳鐵馬，聲吼吼風振鼓鼙。揚沙拔木，如興睢水之師；振瓦轟雷，似合昆陽之戰。怒戰九天之上，難逃九地之蹤。鈺牙到此失雄鋒，利爪也疑輸銳氣。正是：

殘鱗逐雨飛，玄血隨風灑。

貪淫干天誅，竟墮轟雷下。

風雷之聲，自遠而近。溪中波濤上射，雲霧上騰，似有戰伐之聲。一會兒，霹靂一聲，眾聲都息，其風雨向海口而去。

這些村民道：「這一個霹靂，不知打了些什麼？」到得早間，只聽得人沸反道：「好一條大蛇！」又道：「好一條大龍！」又

道：「是昨夜天雷打死的。」

蜿蜒三十丈，覆壓二、三畝。鱗搖奇色，熠耀與日色爭光；爪□□(挺剛)鉤，□(犀)科與戈鋒競銳。雙角崢嶸而臥水，一身伏蹇而橫波。空思銳氣噓雲，只見橫屍壓浪。

仔細看來，有角有爪，其色青，其形龍，實是一條大蛟。

眾人道：「這蛟不知有什罪過？被天打死。」有些道：「每年四、五月間，它在這裡發水，淹壞田禾，都是它罪過。今日天開眼，為民除害。」不知它也只貪這蚌珠，以致喪身，死在夏公一檄。

裡遞申報縣官，縣官轉申，也申到夏尚書處。夏尚書查它死之一日，正夏尚書發檄之夜。尚書深喜海神效命，不日誅殛妖蛟。這妖蛟，它氣候便將成龍，只該靜守，怎貪這蚌珠，累行爭奪，竟招殺身之禍。歎息道：「今之做官的，貪賊不已，干犯天誅的，這就是個樣子！」又喜蚌珠可以無患，湖民可以不驚，自己精忱，可以感格鬼神。

後來因為治水，又到湖州。恍惚之中，又見前婦人攜前女子，還有一個小女子，向公斂衽再拜道：「前得公手札，已自縮強鄰之舌。後猶嗷嗷不已，公投檄海神，海神率其族屬大戰前溪，震澤君後行助陣。妖蛟無援勢孤，竟死雷斧之下。借一儆百，他人斷不復垂涎矣！但我母子得公鋤強助弱，免至相離，無以為報，茲有幼女郎如，光豔圓潔，雖不及瑩然，然亦稀世之珍，願侍左右。」

夏尚書道：「妖蛟以貪喪身，我復利子次女，是我為妖蛟之續耳，為斷不可！」

婦人道：「妾有二女，留一自衛，留一事公。脫當日非公誅鋤，將妾軀殼亦不能自保，況二女乎？實以公得全，故女亦輸心，願佐公玩。」

公曰：「據子之言，似感我德。今必欲以女相污，是浼我、非報我了。且奪子之女不仁，以殺蛟得報不義。」卻之再三。

婦人見公意甚堅，乃與二女再拜泣謝：「公有孟嘗之德，妾不能為隋侯之報，妾愧死矣。唯有江枯石爛，銘德不休耳！」荏苒而去。

公又歎息：「一物之微，尤思報德。今世多昧心之人，又物類不若了。」

在浙、直三年，精心水利，果然上有所歸，下有所泄。水患盡去，田禾大登。功已將竣，朝中工部尚書鬱新又卒。聖旨召公掌部事。公馳驛回京。

此時，聖上常差校尉彩房民情吏治，已將□(公)事上奏。公回，召對便殿。

聖上慰勞公，又問：「前在□□□□(湖州)，能使老蚌歸心，在吳淞檄殺妖蛟，卿精忱格於□(異)類，竟至如此。」

公頓首道：「聖上威靈，無遠不招，此諸神奉將天威，臣何力之有？」

侍臣又請此事宣付史館。公又道：「此事是真而怪，不足取信於後，不可傳。」聖上從之，賜宴賞勞。